欢迎投稿:qlwbdz@163.com

错了就改

●8月15日封二《低调官员也是“物以稀为贵”》最后一段:“骆家辉便是一颗来自异域的‘白菜’”,“一颗”应为“一棵”。

●8月16日A27版《重拳出击 依然难赢》第六段“2:6、5:0惨败的阴影似乎也已经过去”,“5:0”应为“0:5”。

●8月19日A18版《托宾:网络时代写作缺少独创》第一段:“托宾与中国当代文学女作家王安忆”,“中国当代文学女作家”应为“中国当代女作家”。

●8月20日A6版《明年高考变化更多》第四行:“专家参与招生录取工作由往年的山东政法学院和临沂师范大学扩大到10所高校”,“临沂师范大学”应为“临沂大学”。

●8月21日A5版《出事前没有异常 亲友大呼“不可思议”》第一栏:“他这样形容自己的内弟”,根据文意,“内弟”应为“妹夫”。

●8月21日A12版《市场很焦虑,我也一样》倒数第二段:“尼右拉斯·萨科齐”应为“尼古拉·萨科齐”。

●8月21日B5版《孤独的北理工》第二栏:“每年都要为运作奖金发愁”,“奖金”应为“资金”。

(感谢读者潘京华、周而复始、陈立新的批评指正)

评报员之窗▶▶

高晓恩:8月17日A3版《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被免职》,祸从口出,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编辑者说:即日掩埋车头是为了平整土地便于援救——这种解释绝不是因为王勇平智商不高,而是他无法告知事实真相。不说真相,他可以再到波兰任职,如果说出真相,他当时就会被撤职走人了。所以此人,看起来傻,其实一点儿都不傻。

程占新:8月17日A7版《37家省直单位承诺111项实事》,文章最后说12月底前必须完成,可是“落实领导干部接访制度”是一项长期工作,难道12月底完成,以后就不搞了吗?这种长期开展的工作可以作为承诺内容,但是能划定期限吗?是不是太形式主义了?

编辑者说:大呼隆,走形式,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的重要工作方式。但这次省直单位承诺落实百多项实事,还是比较具体而务实的,应该欢迎,应该鼓掌。

周芬:8月17日A8版《右脚残疾却从未旷早操》,脚有残疾如果不影响跑步,不旷早操可以理解,但家境贫寒,从家乘车到县城要一个多小时,王金强可以享受乘车优惠,残联为他办理的残疾人证,他从没有用过。为什么不用?社会给予的关怀和温暖,为什么不接纳呢?省下优惠的钱,帮帮家里不是很好吗?这就是自强?难以理解。

编辑者说:我想,王金强自有他的道理。在他心里,可能在不断告诫自己:我是正常人,我并不残废!他对自己的这种激励,可能比省下车钱更有价值。之所以能考上重点大学,他的力量正来自于他的内心。

段玉文:8月19日A5版《脐带血被污染,还要扣1000元费用》,医院采集检测过程不透明,造成脐带血污染还要扣费,真乃咄咄怪事。出了事理应考虑怎样弥补损失,却要无辜的患者承担责任,这也太霸道了吧?

编辑者说:只管要钱,不担责任,这类霸王条款比比皆是而且由来已久,这正是中国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的突出表现。良方妙计没有,当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捍卫自己,应该支持。

高晓恩:8月17日A18版《游击队打的借条还能兑现吗》,俗语说:父债子还。不知这游击队打的借条是该谁还呢?

编辑者说:民事诉讼法只保障权利人20年的权利,从时间上说这张借条早就超过了诉讼期——这是律师的解释。要知道,解放后地主之类朝不保夕,哪里还有胆子去跟政府要债?旧账还不还且不说,至少这早年的“地主”敢于主张自己的权利了,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我们社会的进步。

李洪嵩:8月22日A5版《“劳动光荣,休闲同样光荣”》,时代变了,观念也要变。与劳动相比,大家更喜欢休闲。问题是,休闲要有资本,没有足够的金钱来支持,再休,再闲,也没意思。所以说,要鼓励休闲,首先要多发钱,让老百姓休得起“闲”。

编辑者说:不管穷或者富,休闲都是必须的,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健康的生活观。

杨岩刚:8月23日A12版《黄河边戏水,一女孩被卷走》,花一样的年纪,就这样地走了,让人遗憾,也让人无奈。又是戏水惹的祸,这足以说明,安全不被重视,危险会不期而遇。

编辑者说:从记者描述看,落水的女孩没有起码的自救能力。生命凋谢,只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太可惜了。

台前幕后

台前演出,人声鼎沸,好不热闹!幕后准备,整装待发,悄然一人!台前幕后两重天,黑脸白脸多变幻……

拍客 亓玉泉

读者评报▶▶

痛哉,快哉

2011年8月15日B5版《伤在美国 为何痛总在中国》,抓住了美国债务危机和我国CPI居高不下的热点,多角度解读了美国债务危机前后,美国和我国的消费状况、金融形势,将高深的经济问题用多人的言论观点和亲身经历进行解读,让我们明晰了当前我国的外汇和经济现状,对国际、国内金融形势有了大致了解。读者 徐航

美国债务危机,实质上也关乎我国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发展。我国外向型经济结构问题,已不是在汇率政策上小修小补的问题,人民币的外升内贬,已经引起民众担忧。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经济结构、社会福利是紧密相连的,上海资深财经评论员贺婉男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思路,而易宪容、左小蕾等却有各自不同的解读。

每一次这样的事件都是对公众的深度启蒙。国家的进步正是在诸如美债、郭美美事件、动车事故等等出现后被公众共同推动的。 记者 张榕博

两个“董某”

8月16日A13版《一家六口带人闹医院打医生》,文中出现了两个“董某”,一是“即墨患者董某因严重哮喘从即墨中医院转至青岛市立医院东部分院急诊抢救”的患者董某,二是“患者家属董某一行30余人以‘乞灵’为名再次到市立医院东部分院门诊大楼前滋事”的患者家属董某。为清晰分辨不同人物,可以将两个“董某”之一以“董某某”代称。 读者 刘学英

读者言之有理。尽管原文有“患者董某”“家属董某”之分,但该文情节稍嫌复杂,分为“董某”“董某某”应该更好。

——编者

秃头的地理老师

作者:佚名 翻译:翟振祥

我上中学时,地理老师是一位高个子的中年人,名叫季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那时,很多老师称我们班为“最让人头疼的班级”,地理老师也这样说过。因为他的课堂总被我们搞得闹哄哄的。

季米特里老师头发已经全部脱落了,世上秃头的人不计其数,可是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引人注目。每个星期的第一天,他到学校来,光头上都会带着一处青色斑,青斑又青又肿,轮廓清晰且有规则,酷似某个国家或者某个大洲的地图。这样,季米特里老师俨然成了“长了脚的地图”。

第一次看到地理老师头上的青斑,我们还以为是胎记呢,可是过了几天,它就消失了。到了下个周一,青斑又出现了,却换了位置变了形状,真是有趣。我们立刻奉送他一个绰号“会走的地图”,当然,“地图”本人对此一无所知。

地理课上,看到季米特里老师头上的“新大陆”,我们都忍不住暗暗发笑。待到周五,同学们就会饶有兴致地对下周即将出现的“新地图”展开遐想。这个说,“会在右耳旁边,像澳大利亚。”那个说,“我敢肯定它在脑袋的正中位置,呈欧洲的形状”……

“新地图”总是在周一出现,如此有规律,的确令人费解,好奇心驱使我们想弄个明白。

季米特里老师所住的公寓楼紧邻我们的学校,他的家在一楼,同学们透过窗子看到过他,大家还知道他的妻子是个“河东狮”,她的大嗓门常常让在一楼教室的我们也能听到。

这个周五,几个男生决定暗中监视地理老师,我不清楚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不过,周一那天他们兴奋地向大家揭开了谜底。

周五,一切正常。季米特里老师下班回家后没有出门。但是到了周六……

傍晚6点钟光景,季米特里离开家,头上未见青肿,他去了一家酒吧,在那里呆到晚上10点。伙伴们不能进去,所以无法搞清楚他在里面的活动,离开酒吧时,他头上依然油光可鉴,没有一丝伤痕。

几个男生尾随季米特里老师回到家,然后透过窗子观察室内的情况。当老师走进家门,他的妻子开始对他大喊大叫。

当然,你可能觉得晚上10点回家不算太迟,没错,季米特里老师也并非因为这个受责备,真正的原因是他喝醉了。师母好像很生气,没容老师张嘴,她抄起棍子当头就是一棒!晕晕乎乎的季米特里老师急忙绕着屋子躲闪妻子的追打……

星期一到了,像往常一样地理老师来上课,头上又添了一块新青斑。知道了它的来历,我们整节课都笑得合不拢嘴。课上,季米特里老师让一个男生到教室前面,在地图上指出澳大利亚的位置,这个老兄趁季米特里老师转身的时候,把手指向了他头上的青斑……

从那以后,同学们学习地理的热情异常高涨,成绩也扶摇直上!

译文

编辑:李皓冰
邮箱:lihaobing@qlwb.com.cn

倾听自然之音

作者:艾比·奎伦 翻译:史曙辉

我的世界近来喧闹多了,因为我两岁的儿子埃兹拉刚刚发现声音。

“飞机,飞机,飞机……”他会用小手指着天空不停地喊,直到我无奈地重复一句:“哎,是呀,确实是飞机。”

“车!”他会打断我给他读的故事,冲向窗前,原来是一辆过路的旅行轿车。“电话,电话。”当我们走过食品杂货店听到鸟儿啁啾般的手机铃声时,他就这样不停地吵。

通常我尽可能把这些噪声拒之门外。我想,这可能是我的一种赖以生存的方法,它可以帮助我在这个充满令人不快的刺耳噪音的世界里存活下去。再加上埃兹拉总是不停地说这说那,我就更渴望如水的寂静。

我不是这唯一的一个。声音生态学家戈登·汉普顿近年来游走世界各地,详细记录了千姿百态的自然音景。他散布了一些令人忧虑的消息:自然静谧正在走向灭绝!

“在过去的30年里,我发现,在美国,想享受15分钟或更长一点儿的无噪音的静谧,几乎是不可能的。”汉普顿先生在最近的一次电台采访中这样讲。

从埃兹拉开始辨别声音后,过了几周,我妹妹通知我,她想邀我去远足。

“好哇,只要找个清静的地方就行。”我应诺她。

我们选择了麦克道尔溪瀑,离我在俄勒冈州尤金市的家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我们拐出5号州际公路,下到乡间道,农舍越来越稀落,路越来越窄:满目都是花旗松、西铁杉,还有树干上裹满苔藓的大叶枫。一条小溪在右侧潺潺作响。我几乎能尝到静谧的滋味了。

汉普顿所说的自然静谧,并非要消除所有声音,而只指消除人为噪音。自然静谧有时是出奇地嘹亮,任何一个到过俄勒冈海岸,游览过热带雨林,或在清冷的秋晨听过美洲赤鹿叫声的人都可以作证。

妹妹把车停好,我把儿子束牢在后背上。然后我们走过一座桥,盘旋上了一个小山包。这期间,妹妹时而停下来拍美洲大树莓,时而拍蜗牛,我则闭上双眼倾听。我听到了瀑布的声音,听到了鸟鸣,还听到一只动物蹦蹦跳跳地穿过灌木丛。

“大卡车!”埃兹拉尖叫道,只见一辆载满原木的采木车轰隆隆地驶过附近的道路。

记得我刚到丹佛求学时,告诉一个朋友我来自何地,她就回答说:“噢,是呀,你的家乡很好,我经常到那里去倾听静谧。”

几年后我回到故乡住了一段时间,我体会到她话里的意蕴。我们家周围晚上相当安静。大多数家庭到9点就熄了灯,很少有车经过,最近的公路也在一英里之外,即使是这条公路夜间车辆也很少。

我开始计划回乡之旅,旅行目的只有一个:每晚坐在屋外,凝望星星——只有我和蟋蟀、猫头鹰,还有那条间或叫一声的狗。我打手机通知爸妈我们要还乡了,并悲叹大城市噪音太闹。

“我以前还以为你是个爱热闹的人呢!我觉得你离开小镇是嫌这里太安静了!”妈妈在电话里说。

“你说啥呢,妈!”嘴上虽然这样说,我的脑子却闪回到我在家乡呆的最后一个夏天。

那个夏天我就要辞别小镇,奔赴丹佛大学了。我巴不得立刻就到丹佛,我渴望随人流上电车,一直坐到最热闹的商业大街——第十六街,然后穿梭在拥挤的人行道上,我渴望在红石公园的摇滚音乐会上和别人一起尽情地呐喊。

“记得吗?你过去总是抱怨小镇是多么单调乏味,总是嫌人人都不到9点就上床睡觉,而且……”

我打断妈妈的话头,几乎说出了一个秘密——我现在有时也是晚上9点就上床睡觉了。我忍住了没说,我改变了话题,并顺手关上了几扇窗户,因为外面停着一辆轰隆隆响着的柴油机卡车,一台除草机也在那儿嗡嗡地割着草。

“树叶。”当我们走过小街时,埃兹拉向上指着说。原来,在我们头顶上,白桦叶子在风中舞蹈,它们轻盈的哗哗声淹没了一辆过路车的嘈杂。我抬起头来,不忘实践我的那个情结:静静地,静静地倾听自然之音……